

期刊·观察

# “团播”已成线上文演市场“新风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2025年“团播”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50亿元,在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市场占比超7%,成为线上文化演出市场的重要增长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500家国有文艺院团入驻网络直播平台,累计直播超81.9万场,直播间已成为文艺院团不可或缺的“第二舞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表演行业团体直播业务现状与发展情况分析报告》(简称《报告》),正式宣告在短视频平台上悄然兴起的“团播”,已然成为直播领域的“新风口”和“超级风口”。

所谓“团播”,指的是一种多人协同的演艺直播形式。按照《新京报》的梳理,“团播”的雏形可追溯至早期直播平台的秀场直播,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2023年前后,粉丝开始引入选秀逻辑,慢慢开始走红,直到2025年开始爆发,成为屡屡登上中文互联网的公共议题。2025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在第五届中国新媒体大会主论坛上发布了第四批优质直播间,“团播”直播间首次入选,标志着“团播”逐渐完成了

从边缘到主流的蜕变;而央视与抖音联合举办的综艺《开播吧!国潮》,是官方媒体对优质团播内容的第一次正式认可,象征着“团播”告别草莽时代,走向主流舞台。

在“团播”的发展史上,《半月谈》将国有专业文艺院团集体“入场”视为“团播”进入2.0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走进直播间,古典乐舞的灵动翩跹、传承千年的非遗之美正在演员的创新演绎下,触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直播屏

幕后,是导演、运镜、灯光、编舞等多个工种的协同作战,每一场“团播”,都是一场剧院级的节目制作,只为让观众隔着屏幕感受专业水准与艺术震撼。随着越来越多国有院团加入“团播”行列,更多高雅艺术以更亲民的姿态“飞入寻常百姓家”,“团播”已成为专业院团业务转向的“第二舞台”,正成为文化消费新风尚。

“团播”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升级,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报告》所倡导的发展方向相符:“团播”的生命力根植于内容品质。当前,行业正从“歌舞片段”的简单呈现向

“舞台秀”级的精品制作转型,内容IP化、厂牌化成为破局同质化的关键路径。“团播”通过“直播+”生态联动电商、文旅等领域,不仅拓宽了变现渠道,更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团播”究竟为什么如此火呢?《人民日报》在《卷完直播卷“团播”,是创新还是无聊?》一文中,将“团播”日趨风靡的原因归功于其背后的运营模式,认为“团播”的吸引力打造,就在于“陪伴式

娱乐”“操控式互动”和“圈层式归属”这三板斧,让观众沉浸在被需要、被依赖的情感中,心态也渐渐从娱乐消遣转变为支持自己喜欢的主播成长,在自我满足中越来越“上头”;澎湃新闻则认为,“团播”是“数字经济”的缩影:“观看”是团播运作的入口,“互动”是其机制深化的核心,主播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揭示了数字亲密关系的商品化逻辑。深入理解“团播”,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被电子屏幕重新定义的时代。

## ■ 文学期刊

### 马年说马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1月上,半月刊

2026马年春节即将到来,“马”这一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物种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从生物史、社会功能史、文化观念史多重视角,对“马”进行了再考察,揭示了其从自然生灵到文化象征的演进轨迹。

“马”的传奇始于其自然史的演化。现代马的直系祖先可追溯至约5800万年前北美洲森林中体型如犬的“始祖马”。始祖马的背脊弯曲,前足4趾、后足3趾证明其属于“奇蹄类”,44颗牙齿则是原始哺乳类动物的标准配置。这些身体特征表明,始祖马的栖息地是树林而不是草原,它可以用多趾的足在林地里行走和跳跃,而不致陷入松软的泥土中。在距今约3400万年前,气候剧烈变化,哺乳类动物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马类动物从旧大陆彻底消失,只在北美洲幸存下来,并继续书写着进化的传奇。

在中国,至迟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家马与战车已出现于中原文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不仅出土了殉葬的马骨,更发现了工艺精湛的马车遗存,甲骨卜辞中亦有大量关于“马”“车”及“多马”等与马事相关的记载,足见其时马已在祭祀、战争与贵族生活中占据要位。

事实上,马深度嵌入中国古代社会的肌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军事作用。“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春秋战国时期,以马为动力的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千乘之国”成为衡量国力的标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标志着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开始兴起;至汉代,为对抗匈



奴,国家不惜代价寻求优良马种,汉武帝遣使西域求取大宛马,并持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其深层动机之一就是夺取河西走廊的优良牧场,建立官营马政系统。卫青、霍去病麾下的精锐骑兵正是凭借高速机动性的优势,实现了战略远征。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扮演着“钢铁洪流”的角色,是决定战场胜负的战略力量,马政的兴衰也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强弱。事实上,马的两种自然秉性——“擅长奔跑”与“富于冲击力”被用于军事领域之后,人类发展出了轻骑兵、重骑兵两种骑兵兵种,轻骑兵重视机动作战,人披轻甲,马多不披甲,配以弓箭、刀剑轻武器,以侦察、远程突袭及战场上牵制敌人为主;重骑兵重短促突击,强调人马覆盖装甲提高防护力,手持矛、戟等重长兵器搏杀。

其次在交通与邮驿系统中,马是前工业时代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乘”“驰”等词汇,生动体现了马匹在人员与信息传递中的价值。秦代建立的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系统,汉代完善的“驿传”制度,唐代的驿站网络空前发达,“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其高效运转无不依赖于大量驿马的支撑。这使得中央政令得以快速传达,维持了大一统帝国的行政活力与疆域控制。

## ■ 读书期刊

### 关于人格的分类

《书城》2026年1月号,月刊

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每个人生来要么是柏拉图主义者,要么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一论断本质上是对人格的一种分类法。最新一期《书城》杂志,提供了更多的人格分类视角。

历史学家约翰·鲍尔将知识分子分为“猫头鹰”和“猫”两类,前者是“超然派”,具有超然、轻浮、逃避、飘忽、主观、蒙昧、短视的特质;后者是“投入派”,具有世俗、极富感官性、受环境制约、愤世嫉俗、客观的经验模式”。按照这一分类,黑格尔、康德、柏格森、存在主义、辩证法被归为“猫头鹰”,休谟、摩尔、逻辑实证主义、帕累托法则被归为“猫”。

英国诗人W. H. 奥登借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人物角色“爱丽丝”与“梅布尔”,将作家分为“爱丽丝型作家”和“梅布尔型作家”。爱丽丝型作家就像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一个充满好奇心、独立的探索者;梅布尔型作家就像一个典型的小女孩,一旦知道一个名字或一条信息,就迫切地想告诉别人以获得认可。对前者而言,写作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他们欢迎读者的旁观和加入;对后者而言,写作是产生效果的工具,他们向读者传达预先构思好的信息或情感,竭尽所能地震撼、教导、打动他们。在奥登列出的名单中,爱丽丝型作家包括蒙田、



简·奥斯汀、屠格涅夫、伍尔夫等;梅布尔型作家包括帕斯卡、雪莱、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在西方,最有名的分类出自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的以赛亚·柏林。他借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克斯的名句“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一件大事”为隐喻,提出对人类思想家的经典分类:刺猬型、狐狸型。前者将一切归于某个单一、系统的核心观点,通过统一原则理解世界,以柏拉图、但丁、黑格尔、尼采等为代表;后者追求多元、分散的知识,接受世界的复杂性矛盾。以莎士比亚、蒙田、歌德、普希金等为代表。

作者认为,以赛亚·柏林的分类,并不只是在玩一个贴标签的游戏,而是想要揭示人性的分裂,以及想方设法为调和这种分裂而努力。

## ■ 文学期刊

### 阿来与苏轼跨时空的“对谈”

《人民文学》2026年1月号,月刊

来自川西高原的当代作家阿来,和来自川西坝子的苏东坡,隔着千年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谈”。“对谈”的内容刊登在最新一期《人民文学》杂志上,题名《依依还似北归人》。与此同时,作品的单行本也以《东坡在人间》之名同步发行。

新作标题“依依还似北归人”,取自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中的诗句,它凝聚了一种历史漂泊、执着回归的生命姿态与情感共鸣。作品将叙事的时间线限定在苏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自儋州渡海北归,这是其生命的最后旅程,也是一条贯穿其六十年精神世界的回望之路。在途经镇江金山寺时,他看到了自己的画像,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将自己一生中三个流放之地的黄州、惠州、儋州,定义为自己的“平生功业”,一定是基于文章和精神层面。事实上,他就是在流放中,由“苏大学士”转向“东坡居士”的,其文章、言行、风骨、精神逐渐内化成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肉。

苏东坡一生起伏跌宕,足迹遍布南北,历经18省份、200余州县,每行一处,他以诗文铭刻



风物。时隔1000多年,作家阿来沿着同样的路线出发,追寻苏东坡生命最后一年的足迹,展开一场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以同行者与追随者的视角,深入历史现场,或驻足徘徊、或有感而发、或边走边叙、或叙议交错,表面上记录的是“北归”路上的所见所闻,实质上是探入苏东坡幽微的内心深处,凸显了苏东坡对家国苍生的“依依”不舍。这种史料与现实互证、作者与对象交织的“溯源式”写法,体现出作者对东坡精神的独到理解。

在阿来眼中,苏东坡最动人的精神内核在于“仁恕”二字——“仁”是仁厚博爱,“恕”是宽恕通达。这种在逆境中依然保持豁达、包容与生命力的人格境界,正是阿来在作品中试图追寻并映照当代的精神资源。

## “加油文化”中的张之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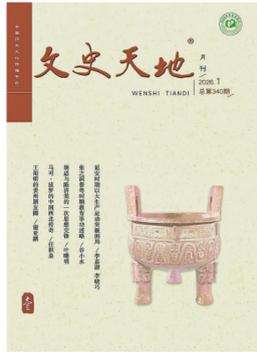
《文史天地》2026年1月号,月刊

“加油”是地道的汉语词汇,含有助威、鼓励之意。传到海外,被牛津字典收入并直译为“add oil”。实则“加油”两字最早出自贵州,经过近两百年的薪火相传,拓展为“加油文化”。

近两年来,《文史天地》杂志开辟“加油文化”专栏,对“加油文化”的知识谱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清道光、咸丰年间,贵州兴义府知府张之洞为“加油文化”的开创者,张之洞、唐传霖、刘官礼等则属于第二代传承人,严修则是第三代传承人中的重要一员,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属于第四代传承人。最新一期《文史天地》杂志刊发系列文章,分别从军事和教育的维度,聚焦“加油文化”的第二代传承人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1909年)是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作为洋务运动代表之一,他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和实业家;他创办军事学堂,引进西方军事制度,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深刻影响了清末的军事格局乃至社会变迁;作为传统士大夫,他始终将发展教育视为己任,为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文章从军事学堂的创办为切入点,介绍了晚清军事格局的变迁与张之洞之间的关联。在担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与湖广总督期间,张之洞分别创办了多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学堂。其中,在两广总督任上创立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不仅是中国第一所海军综合学堂,也是张之洞兴办近代军事学堂的开端,是他军事教育思想的首次实践,标志着其



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向系统引进西方军事教育体系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后续的办学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两广总督任上筹设的江南陆师学堂,是张之洞军事教育思想侧重于水师向水陆并重,尤其强化陆军教育转变的重要一环;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构建起相对完备、多层次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更是名噪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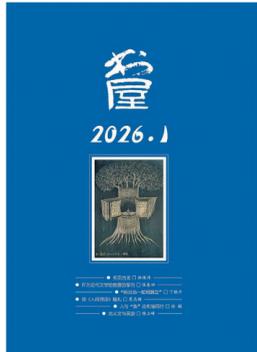
文章从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期的教育举措入手,介绍了其教育思想。1884年至1889年期间,张之洞督理两广总督,先是筹设“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种。这种新学,既反映了这一时期张之洞对西学的观察和认识,也与他的洋务实践存在一定的关联;除引入西学教育外,他还创建广雅书院,大力倡导和改造传统教育。至此,张之洞“中西并用”的思想逐渐明晰,一手发展西学教育,一手改造传统教育的教育改进思路基本定型。

## “武侠责我开生面”的古龙

《书屋》2026年1月号,月刊

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武侠小说名家古龙逝世四十周年。最新一期《书屋》杂志,刊发林保淳、鲈鱼脸两位著名武侠小说研究家的文章,以回望和纪念古龙。

林保淳有“武林百晓生”之称,誉其对中国武侠小说的门派、名家如数家珍。而“百晓生”也是古龙笔下的众多经典角色之一,古龙借“百晓生”这一人物塑造了“兵器谱”,建构了自己的江湖谱系。而在武侠迷的心目中,楚留香、李寻欢、陆小凤、江小鱼等名字,则是古龙塑造的众多武侠人物中排前列的角色。林保淳在文章中,将古龙和金庸作对比,认为金庸笔下死守襄阳的郭靖、为宋辽百姓牺牲的萧峰,古龙是不写不愿写的;就痛改前非、终成侠道的杨过,表面放浪,其实谨守规范的令狐冲,恐怕也不是古龙所心仪的。所以古龙的作品不以家国大事为背景,笔下的人物也不是为国为民的大侠。在他看来,古龙最多就是一个韦小宝,或者是《绝代双骄》里的小鱼儿,随遇而安、悠然自得。“古龙是用生命去写小说,书中的人物皆是他生命中不同阶段心事的真实写照,敢爱敢恨、能悲能喜。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一首郁郁沧桑的诗,而用小说将它一一铺陈开来。”林保淳总结说,古龙短暂的一生就是一句“流星蝴蝶剑”,倏来倏灭如流星,缤纷灿烂如蝴蝶,倚天长虹似宝剑。



鲈鱼脸本名叫赵跃利,是目前对武侠小说发展的来龙去脉、武侠作家的生平经历掌握最为详尽的研究者之一,其《武侠责我开生面》一文,化用自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王夫之的原意指学术上创新发展的责任担当,而在武侠文学语境中,文章指向的是武侠文学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文章中,作者围绕古龙武侠作品的创新性,探讨了武侠文学如何突破传统格局、展现新风貌。

但武侠小说的日落黄昏似乎已成定局。新世纪以来,随着金庸、梁羽生、黄易、萧逸等老辈武侠作家相继故去,“大陆新武侠”后继乏力,虽有打破陈规之志,但论“武”则近于玄幻斗技,论“侠”则家国情怀时常缺席。2023年2月,曾创造发行奇迹的《今古传奇·武侠版》停刊,这似乎成为武侠小说当下处境的一个隐喻。

## 一本杂志的年度自我回顾

《民族文学》2026年1月号,月刊

2025年《民族文学》所发布的文学作品是何具体面貌、有何时代特征?最新一期《民族文学》杂志刊发三位文学评论家的文章,分别从小说、散文、诗歌三个文学文体予以了回顾和总结。

文学博士王迅认为,2025年《民族文学》小说文本在乡村振兴、生态民俗与情感生活等维度上呈现追求差异化的审美气象,显示了不拘一格的审稿标准和多元包容的胸襟气度:首先是乡土小说对新时代乡村出现的新变化、新气象和新形态的关注,体现了“山乡巨变”的时代主题;其次是创作主体怀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乡村振兴成为近年来中短篇小说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一股“题材热”;再次,乡土叙事的“人本化”开掘与延伸,成为2025年小说审美的鲜明特征。与此同时,作者认为,民族性、地域性与传奇性是2025年《民族文学》小说的美学特征,为新时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这主要体现在多姿多彩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的现代书写上。此外,生态问题是少数民族作家着力的重要选题,生态叙事照见了少数民族区域的地缘生态与生命形态。

文学博士朱永富在其散文综述中提出,2025年《民族文学》



散文创作紧扣时代脉搏,呈现出多主题交织、多维度表达的鲜明特征:生态意识、中国式现代化、地方性写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主题的深度书写与相互交融,形成了兼具审美价值与时代意义的文学景观。

评论家霍俊明在其诗歌综述的文章中,将“诗歌”比作诗人的“取景框”,认为无论是经由日常经验的“窗口”所折射的生活图景以及生存万象,还是经由“旷野”展现的北方草原、西部腹地、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天山南北的生态、历史、文化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地方性知识,读者均在诗人的取景框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也对当下少数民族诗歌的言说方式、观照方式、精神特质有了更为真切感受与理解。